



雪 红



239.07

宁夏人民出版社

雪 红
（文艺演唱材料）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25 字数：29千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册
书号：10157·86 定价：0.11元

目 录

雪 红 (快板书)

..... 固原军分区业余集体创作 何虎祥 执笔(1)

红 柳 (相声) 李岩希 李柏涛(19)

战备灶 (数来宝) 李柏涛(31)

白衣战士李红艳 (单弦联唱)

..... 84606部队战士业余 宣传队(43)

雪 红

(快板书)

固原军分区业余集体创作 何虎祥 执笔
文艺创作学习班

说的是北风呼啸的三九天，
皑皑白雪紧封巍巍六盘山。

苍松劲柏傲霜雪，
雪里红梅格外艳。

突然间山后炮声响，
“轰隆隆”冲云天。

(白) 这是干啥呢?

嗨!

原来是青年民兵连，
劈山筑坝在山洞。
只见那，
一杆战旗插山顶，
迎风招展卷硝烟。

上边写：

“青年民兵突击连”，
斗大的金字真耀眼，
看旗下，
青石峭壁似刀切，
民兵们悬在空中打炮眼。
崖下边，
架子车拉石跑得欢，
车轮子不把地皮沾。
装车的姑娘更有劲，
偌大的石头就往车上端。
你再听，
打夯的号子叫得响，
就象是混声合唱团。
百多斤大夯上下舞，
大地震得打颤颤。
你细看，
那万众丛中一点红，
迎风冒雪冲在前。
刚才她还在半空打炮眼，
这会儿又把夯绳牵。
她走到那里红一片，
干到那里工程进度似浪卷。

近处瞧，
嘿！原来是个女娃娃，
十八九岁一身胆。
大红的绒衣穿身上，
宽皮带紧紧扎腰间。
脸蛋绯红眼有神，
额前头发成冰串。
这就是，
民兵连的指导员，
最近纳新的共产党员，
名字就叫尹雪红，
大伙却叫她“不怕天”。
这“不怕天”可有来历，
听我从头对你谈：
那还是一九七一年，
她高中毕业来到山村把家安。
刚进村里头一天，
流言蜚语有人传。
说什么“高中毕业到山沟，
大材小用不合算；
高中生回家弄泥巴，
虚度青春没远见。”
雪红听了这些话，

决心同传统观念来决战。
连着写出三张火红的大字报，
把“读书做官”的谬论狠批判。
一清早大字报前围满了人，
老支书也在里边站。
大伙边看边评论，
人人都把雪红赞。
唯有高裕中农马散天，
和别人看法不一般。
说什么：“高中生就是笔头硬，
纸上谈兵难兑现。
真要叫她干下去，
我看呆不了多少天！”
老支书一边看来一边听，
边看边听边盘算：
雪红是棵好苗苗，
要扎根还得勤浇灌。
响鼓要靠重锤敲，
趁热打铁不容缓。
带她去上六盘山，
把革命的传统给她传！
(白)对！就这么办。
他转身去找尹雪红，

一老一少踏着小路上了山。
站在山顶看得远，
群山都在脚下边。
满山果树满坡花，
层层梯田麦浪翻。
老支书神情严肃问雪红：
“你爱不爱咱这六盘山？”
雪红她挺起胸脯发了言：
“我爱六盘山，誓把青春献！”
老支书听了心里乐，
指点雪红向前看。
只见那毛主席诗句金光闪，
不到长城非好汉，
映得万山都红遍。
雪红她大步跨向前，
心潮澎湃高声念：（朗诵）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雪红她读完诗词正沉思，

老支书这边开了言：

“那还是一九三五年，

毛主席长征到咱六盘山。

写了这首《清平乐》，

鼓励全国人民革命到底永向前。

长征的道路二万五，

有多少暗礁和险滩。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

红军胜利到延安。

（白）雪红啊！

革命的道路不平坦，

前进中步步有坎坷。

你今天刚刚进了村，

就有人煽风造谣言。

要敢在斗争浪头站，

泰山压顶腰不弯。

风雨之中练虎胆，

‘不到长城非好汉’！”

雪红听了支书一席话，
她面对群山发誓言：
“六盘山响六盘山，
革命的火种漫天燃。
广阔天地炼红心，
双手誓把山河变。
我要扎根在山区，
接好前辈的革命班！”
革命前程美如画，
何惧征途有艰险。

说的是那年劈山填沟修水库，
地冻三尺寒又寒。
雪红她刚把青年民兵连拉上去，
阶级敌人就捣乱。
说什么：“知识青年能治山，
除非是日头出西边。
爬山越岭太危险，
这是拿命闹着玩！”
雪红一听气炸肺，
组织民兵开展革命大批判。
批得阶级敌人低头认了罪，
青年们个个都把干劲添。

她们冒着茫茫大雪把山进，
第一仗就在九龙潭。
九龙潭，
怪石林立似龙爪，
悬崖结冰赛镜面。
雪红带领尖刀班，
备石料要炸龙角岩。
这龙角岩可不虚传。
孤孤零零半空悬。
雪红说了一声：“我先上！”
背起大绳就往上窜。
谁想到刚刚上去丈把高，
“哧溜”一声滑下山。
她顺手抄起一把镐。
爬起身来又往上攀。
狠刨几镐上一步，
靠着毅力登天堑。
同志们看她越上越高越艰难，
一颗心全都提到嗓子眼。
突然间，雪红身子猛一闪，
山崖上，连个人影都不见。
这可急坏了尖刀班，
尖着嗓子把话喊：

(白) “雪红——！”“指导员——！”

“哎——！”

只听见“哎”的一声雪红应，

大伙的心里消疑团。

可就是只听答应不见人，

大家心里犯了难。

嗬！原来是雪红刚才到山顶，

就发现，石崖下一串冰柱似门帘。

冰帘里怪石林立象龙牙，

她钻进去就把绳儿拴。

这时候山下的同志把她喊，

她答应一声提着绳子就往外钻。

“嗖”的一下一根大绳垂崖下，

“噌噌噌”同志们抓住大绳上龙岩。

他们一人一根大麻绳，

拦腰悬空荡秋千。

一荡一回抡铁镐，

破开冰层打炮眼。

雪红和红霞是一对，

一个抡大锤，一个掌钢钎。

两人打得正起劲，

“咚咚咚”一块石头滚下山。

这石头冲着红霞头顶飞过来，

危急万分在眼前。
雪红她双脚猛力登石崖，
跳起身。“蹭！”猛把红霞拖一边。
她躲闪不及石落下，
正好砸在她腰间。
她忍着剧痛咬紧牙，
没皱眉头没眨眼。
叫声红霞掌好钎，
抡起大锤继续干。
小红霞感动得直流泪，
同志们劝雪红快下山。
她手没停来劲更添，
锤锤打在钎上边。
“要知道这不只是炸龙岩，
这是和敌人来作战。
有人说：知识青年治不了山，
咱偏要下个样子给他看！
斗争的关口要顶得住，
轻伤怎能下火线。
咱们要大干快上把面貌变，
让敌人的阴谋全破产！”
一番话说得大伙心头暖，
锤声震撼六盘山。

她们奋战一整天，
第一炮炸响在九龙潭。
天黑收工回了村，
大伙都来把雪红看。
屋里屋外挤满了人，
阶级的情谊重如山。
王大娘拉着雪红看伤势，
哎哟！又红又肿一大片。
别提大娘多心疼，
她一字一句开了言：
“听说你带头爬上龙角岩，
吓得大娘我心发悬。
妇女打炮攀高山，
我老婆活了六十五岁头次见。
第一天你能炸开了龙角岩，
你这娃可真是不怕天！”

（白）“大娘啊！
干革命就要不怕悬，
越是艰险越向前。
咱青年就要顶得住，
敢斗风浪敢斗天！”

雪红她说得大娘心里乐，
社员们也一个劲地把头点。

(白) “对！

干革命就要不怕天，
再不能拿着老皇历看今天。”

“不怕天”的名字就从这儿起，
大伙一直把它传。

再看看人群里的马敬天，
听大伙说话他心里烦。

拨开人群往里挤，
嘟嘟囔囔唾沫溅：

(白) “雪红啊——

九龙潭可不是个软地方，
从来就没人敢动它一锹。

你看你今天刚上山，
就有石头砸腰间。

不是大伯我讲迷信，
恐怕是龙王翻了脸。

要是他明年滴水不给下，
这可就害了咱众社员。”

雪红一听生了气，
理直气壮发了言：

“这是敌人在造谣，
大伯你可不要上当受欺骗。
敌人在利用你的迷信思想当枪杆，

妄想破坏咱治高山！”

（白）“说得对！”

接茬的是咱老支书，
他公社散会刚回还。
听说是雪红被砸伤，
急急就往这里赶。

（白）“我说老支书！

我可不敢来造谣，
我也是听着别人谈，
我……。”

（白）“老马啊！

我要请你多想想，
为啥给别人当枪杆？
雪红下乡到现在，
你替人传谣好几遍。
说什么‘高中务农不合算’，
说什么‘山神发怒遭灾难’。
分明是阶级敌人在捣乱，
散布林彪孔老二的‘天命观’，
破坏知识青年进山来，
妄想阻挠我们治河山。
这是白日做梦错打鬼算盘，
定要把敌人的阴谋来戳穿！

老马啊，
不觉悟就要滑到沟里边，
再不能跟着敌人把风煽。”
马敬天听着一个劲儿把头点，
雪红她这时又把话儿谈：

(白) “大伯啊——
饮水思源不能忘根本，
可要把阶级斗争时刻记心间。
水本是水来山是山，
哪有什么龙王和神仙?
要想革命就不信命，
你要和我们一同奋战九龙潭！”
一席话说得敬天红了脸，
心里边不住细盘算。
这一老一少的话儿端，
看来我的立场有点儿偏。

(白) 对!
老地主是想把我当枪使，
阴险毒辣想变天。
马敬天越想心中越豁亮。
一口气揭发了地主分子马寿山。
大伙一听气炸肺，
连夜开会来批判。